

民俗采风

# 我家过年

高绪丽

过了腊月廿三,过年的大幕就正式拉开了,村里的大街小巷,屋顶袅袅向上的炊烟,写满了年味儿。大人们一边在心里默念着“腊月廿三过小年,廿四扫灰,廿五做豆腐,廿六廿七蒸饽饽炸鱼……”,一边有条不紊地进入忙年的节奏里,年味儿把每个家庭烘托得热气腾腾。

以前,农村人家春天抓只小猪仔,养上一年,到了年底,选个日子,找个“杀猪把式”来家,这个年就过得有滋有味起来。那时候,又细又尖的叫声,不仅成为猪的最后呐喊,也成为童年记忆里绵延不断的回音。

我家大年三十这天吃的习俗要追溯到姥姥那里。早晨吃隔年干饭和隔年菜。干饭用大米跟红小豆一起蒸,菜用大白菜加豆腐和肉馅的豆腐菜。所谓隔年饭和隔年菜,就是大年三十这顿不能全部吃完,要剩下一些,留着来年初二再吃,寓意有余头。中午擀面条是擀钱串,最好是又粗又长的那种,意味来年有钱花。晚上依旧蒸大米饭,再配上一桌子的菜,全家人齐聚一堂,开开心心过大年。到了夜里,要吃饺子,饺子“角子,交子”,迎来送往,意义非凡。

在我眼里,大年三十这顿饺子很不一样。平常包饺子,母亲经常支使我帮她擀饺子皮,但大年三十晚上和初一早上的饺子,母亲从来都是跟父亲一起合作,不许我们小孩子插手,因为怕我们说错话,不吉利。

打我记事起,大年三十晚上吃过晚饭,父亲都会到村里的一位长辈也就是我喊“三爷爷”的家里坐一坐、聊一会儿天。听父亲提过,当初在生产队的时候,三爷爷对我父亲多有照顾,父亲一直不能忘怀。在没有与母亲成亲之前,父亲每年都会在大年三十这天晚上去陪三爷爷聊天。用现代人的话来讲,两个人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“忘年交”。

好像掐准时间似的,饺子刚包上三两个,就听街门“咣当”一声,不用猜,准是父亲从三爷爷家回来了。父亲进屋后,不用母亲吩咐,洗手,来到面板前帮母亲擀饺子皮。随着“嘎哒嘎哒”擀饺子皮的声音在屋子里回荡,父亲也小声同母亲谈论着外面的见闻,谁家过年的鞭炮提前放了,谁家的儿子大老远赶回来过年了。

在父母亲的眼里,过年该有的仪式感,一样都不能少。比如跟春节联欢晚会上倒数的钟声一起数到一;在院子里摆上供桌,敬天敬地敬祖



宗;与孩子们一起放过年鞭炮;新年的饺子端上桌,要提醒孩子们一边吃饺子一边吃蒸的元宝和鱼。吃饺子为的是辞旧迎新,吃元宝、鱼意味着新的一年能够醒醒,能够心想事成,总之都是顶顶重要的一刻。

大年三十晚上包饺子,一定要剩些面和馅,留待初一混到新的饺子面跟饺子馅里。剩面,预示新的一年有钱,剩菜馅,预示新的一年有财,总之都是好的兆头。而且大年三十晚上煮饺子对烧的柴草也有讲究,梓枰土话“白搂”,烧梓枰煮饺子寓意新的一年财源滚滚来。

父亲走到院子里,把鞭炮往院子里的晾衣绳上挂好,再转过头瞅一眼窗玻璃上映出的我们稚嫩的脸庞。他把手里的烟头往鞭捻上一放,漆黑的夜幕下,无数的火花在半空中划出耀眼的抛物线,开出了火树银花,平日里单调的小院,瞬间变得光彩夺目。

院子里的鞭炮“噼里啪啦”响个不停,母亲在灶台前忙得热火朝天,大锅里的饺子个个胀大肚子,母亲开始往外捞饺子。捞饺子之前,先舀出一勺饺子水洒到院子里,敬完天地,再把饺子往炕上端。电视里春节联欢晚会上凌晨的钟声已经开始倒数,“10、9、8、……”母亲停下手里的活计小声招呼父亲过来一起见证这一伟大时刻。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小家,逢年过节都在婆家,回想当时我们全家人共同见证新年伊始的温馨场面,仍免不了内心激动。

大年三十晚上包的饺子也有讲究,不仅要放硬币,而且往算子上摆时,要从算子的外沿一圈一圈往里摆,若是一个算子上能摆到99个最好,不然也要取吉利数字。

吃饺子时,妹妹常常比我先吃出硬币。为了不落后,我夹起饺子之前,偷偷用筷子提前在饺子上扎一下,试试有没有硬物。妹妹见我使诈,她也照做。待到初二再吃这些剩饺子时,一看每个饺子上面都有一个小眼,我们都心照不宣地笑拥在一起。

吃了大年三十的饺子,父母亲在一旁笑眯眯地提醒道:“吃了饺子,就长一岁,睡一会儿,还要出去拜年呢。”母亲把新衣服统统端给我们的枕头旁边,我们嬉闹着钻进被窝。

年味儿从来都是公道的,只要你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,它便会同你一起,怀揣着对新年的美好希冀与愿望,慢慢步入梦的殿堂。

的衣着打量一番。那时,自己囊中羞涩,也要咬着牙交出钱给家里过年……

一晃50多年了。只要过节,无论工作和生活压力多大,我从未忘记回家。父母的恩情、姊妹的手足情始终铭记在心头。前几天,当我带着年货看望大姐、二姐及三弟时,看着他们幸福的生活,想想早年的日子,那互相见面后的情景和滋味,让人动容,感慨万千。

回家的路,特别是过年回家的路,连着亲人的心,系着我们的根!

# 年在儿歌童谣里

富周

进了腊月门,年就不远了。盼着、盼着,日子在凛冽的寒风和瑞雪飘飘中悄悄过去,心中期待着大年三十的到来。春节,才是中国人心中真正的年。

等待的时光,禁不住哼唱起幼时的儿歌童谣,朗朗上口,歌词充满童趣。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已经步入中老年的人们,谁的脑子里不留存几首过年的儿歌童谣呢?

儿歌童谣里的年,有苦也有甜。

传唱最广泛的当属这首,“小孩、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;腊八粥喝几天,哩哩啦啦廿三。廿三,糖瓜粘;廿四,扫房日;廿五,冻豆腐;廿六,炖猪肉;廿七,宰公鸡;廿八,把面发;廿九,蒸馒头;三十儿晚上熬一宿,大年初一满街走。”

往回退四五十年,这首童谣在偌大个中国,长城内外,大江南北,很少有人不会哼唱,那是要从腊月初唱到正月初一的。歌里全是吃食,过去的岁月,物资匮乏,平常的日子,百姓们省吃俭用,嘴寡口淡,365天就盼着过年改善一下生活,打打牙祭呢。

过年能吃上平常饭桌上很少见的鸡、鸭、鱼、肉,美呀。那时的大人、孩子嘴都馋,大人把口水悄悄咽到肚子里,孩子们口水流成哈喇子。“小孩、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”,年就是孩子们“打馋虫”的药,或是几颗水果糖、或是一把炒花生、或是亲戚家送来的稀罕食物。

最解馋的是那锅肥嘟嘟、香喷喷的炖猪肉。“廿六,炖猪肉。”在我的记忆里,都存留着半夜顶着瞌睡,咽着口水,守在火炉边,盼着猪头、猪蹄、猪下货尽快炖熟。熟肉出锅的那一刻,从妈妈或奶奶端着的漏勺或是筷子头上,迫不及待地咬下一大口,一边从嘴里往外哈气,一边香香地吞咽,耳边响起妈妈或奶奶带笑的责骂声,不怕烫呀,你个馋猫——

老家的儿歌童谣,“过小年、过大年,俺娘给俺两毛钱,买火鞭、买炮仗,噼里啪啦一后晌(夜晚)。”这也是我小时候过年唱的歌儿,流传于鲁中地区,别的地儿是不是这样唱,就不清楚了。

两毛钱,只能买一串当地

俗称“麦秸菇”的小鞭。若是成串燃放,两三秒钟的事儿。不舍得一次听响,需拆开打散了,装进口袋里,燃根香,掐着小鞭,点一个放一个。“啪”,响声不大,但干脆。就是这样,也不能紧着放,一串小鞭哪能熬过一后晌。一般是大年初一清晨,挨家挨户乱窜,眼瞅地上的碎纸屑,专找没有炸响的鞭炮,遇上了赶紧塞进衣袋里。到了半上午,小伙伴挤在村头一起比谁捡得多。要是哪个小孩子捡到带着火星的鞭儿在衣袋里炸响,崩碎了衣服,这个年就有的过了。中午一定不敢回家,找个苞米秸儿垛猫到天黑。又冷又饿,实在靠不住了,胆战心惊摸进家,不去看大人的脸。往往早有小伙伴对家里人提前说了,父母会黑着脸,威胁道:“今天过年,先饶了你,你等着!”自知闯祸的孩子不言语,钻进被窝蒙上头装睡。第二天,天不亮赶紧起床,去厨房装一兜吃的,趁大人没醒就跑出去了——

过年让鞭炮炸破衣服的事儿,我碰上过两次,七岁一次,九岁一次。

我还听过一首过年童谣,“滴答滴答金,过年娶芒妮儿;滴答滴答金,过年娶芒妮儿。芒妮不上轿,噔噔两大炮!”

这是我的作家朋友海滨唱的。他说,这首儿歌只是流传在他姥姥家周边的几个村庄,别的地儿不唱。

姥姥家说的“滴答金”就是咱们小时候过年燃放的“解闷儿”。他说,我小姨出生在芒种这天,姥爷给她取名芒妮。小姨长到十七八岁,出落成一朵花,十里八村闻名。周边的半大小子,见到小姨挪不动腿儿,有事没事围着小姨打转转,小姨从不搭理他们。有个嘴巧脑子活的小伙子,在大年三十这天编出儿歌,“滴答滴答金,过年娶芒妮儿,芒妮不上轿,噔噔两大炮”。

他讲道,初一早上,孩子们在街上唱,“滴答滴答金,过年娶芒妮儿,芒妮不上轿,噔噔两大炮”。那时候我6岁,跟在她们身后拍着巴掌唱,被迫赶上来的小姨一把拽过去,照着后背打了两巴掌。

作家朋友一边比划一边讲,笑得欢实。

我们都笑,说,这是听过的最美的儿歌童谣。